

鄞县文艺

第七期



鄞县文化馆编 1981.4

目 录



一九八一年 第二期 (总第七期)

曲 艺

- “四美”曲(唱词).....刘伊懿(9)
学习雷锋志不移(小快板).....冯孝良(11)
唱三姑(说唱).....孔松年(14)
翠香找对象(方言快板).....周文德 吴瑞芳(45)
十唱婚姻法(唱词).....严惠德(52)
劝外婆(对口快板).....俞志浩(54)

小说 散文 评论

- 印象(小说).....仲 兵(1)
镇长(小说).....徐剑飞(63)
四明山的“夜明珠”(散文).....缪复元(29)
征途短歌(散文).....李君明(36)
乡蝶(散文).....陈开礼(74)
时间(杂感).....金岳明 严志苗(82)
从生活中来的艺术

——甬剧《三盖印》观后.....刘正标(83)

诗 歌

- 大自然随想……………许伟杰(38)
寒夜迎春图……………李慰娟(39)
露珠集……………李 之(40)
一个业余作者的话……………俞志浩(41)
我爱春天的白云……………周忠舫(43)
四明茶乡好风光……………金文焕(44)
诗海浪花(短诗一束)……………崔国成等(23)
电线杆赞……………丁伟民(22)
“富”字歌……………洪福官(28)

民间文学

- 镇蟒塔(天童风物传说)……………徐秉令整理(26)
寓言两则……………张定华(79)
知音(笑话)……………官利仁(80)
歇后语……………钱伯达辑(82)
“爹爹”鸟……………林世明(77)

美 术

- 天童初雪(套色木刻)……………曹兴高(封面)
红花献给谁(年画)……………张顺川(封二)
寒花迎春(国画)……………周闪耀(插页一)
万年春(国画)……………郑祥茂(插页二)
幽兰行(书法)……………张书邻(封三)
樟村烈士塔 钟楼(国画)……………俞东高(封底)
题花……………叶英伟
简讯……………(85)

印 象

仲 兵

人们常说：农村的工作，要算供销社营业员顶吃香，紧张商品一到，先有自己，后有别人，譬如现在较难买到的自行车、缝衣机之类。

我正是百货部营业员，缝纫机经我手，今年有多少计划，这季度有几架可到，我都背得出正确数字。然而，这真是天晓得！未婚妻小霞，要买架缝纫机，已经足足三年了，可到现在连只脚都没买到，这使我大为不快。后来我才知道，掌握着紧张商品分配大权的袁经理，有一本缝纫机登记簿。一次，他正在给人登记，我从后面偷偷一看，天呐！我的名字竟排在第168位。我什么时候能买到缝纫机啊，我心里越来越着急了……。

昨天又到了一架，是今年计划的最后数字。然而袁经理恰巧在十天之前病退离社了。我不知道袁经理有否把“缝纫机登记册”移交给新来的俞经理。倘若没有，或者俞经理不再袭用他的老谱，而来一个“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的新花样，我又不知什么时候能买到缝纫机哟。眼看下个月就要结婚，小霞的催逼也越来越紧，我该是多么急啊！

怎么办呢？为了在未婚妻面前炫示一下自己並不呆，

同时煞煞新上任的俞经理的“威风”，我最后决定，对俞经理来一次“先斩后奏。”今天一上班，我就二事不做，将缝纫机搬到自己的卧室，向同柜台的小张，付好了钱，然后去“禀奏俞大人”。

凭我的经验，俞经理一定在办公室，或者搁着二郎腿，捧着茶杯，在与同事们聊天；或者翻阅着什么杂志，因为先前的袁经理正是这样。还大言不惭的说过：“办公室里无人，还要办公室何用？！”我想，经理的工作岗位大概就在办公室吧。于是，我决定先去办公室找俞经理。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我走近门边，心里猜想着碰见俞经理将会怎样？我等待着俞经理的批评或训斥，但我又想自己反正已付过钱了，何况担任了五年半的百货部实物负责人，我总是实打实地不曾开过什么“后门”，第一次买架缝纫机，虽然对领导有点“失礼”，但毕竟算不上什么大错，一切帽子戴不上我这个呆脑袋儿！想着想着，我推开了门，室内空荡荡的。啊！他不在，这似乎有点使人难以相信了，他会到那里去啊？是了，一定……“铃铃铃！”走廊边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我一只脚踏在门槛外，一只脚踏在门槛里，停立了三分钟，本不打算去听电话，因为袁经理曾经说过：办公室里的电话不能随便接听，可是此时的电话铃声却象救护车拉警铃似的响着，“怕有什么急事吧。”我在心里这样说了一句，看了看楼梯下面，並無一个可接听的人，于是我走了进去，惶惶然捞起听筒。

“俞经理吗？”话筒里传来低哑而带有乞求般的声音。

“不在！”

“你是谁呀？”

“俞经理不在！”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怎么知道!”

“噢，你是雨阳……也好……”

“你是谁?”

“童山凤。”

我本打算马上将电话搁掉，因为他找的是俞经理，与
我有什么相干！但一听是童山凤打来的，便为难起来了。
拒答吧，他是我的老同学，面情难却；通话吧，还不是为
了买缝纫机。他曾经八次向我要求过，说是他妻子两个月前
安排了个工作，是公社缝纫社，但须自备缝纫机，可怜
巴巴的家庭，眼睁睁看着缝纫社大门而因为缝纫机未买
到，不能进去工作。然而我有什么办法？对他讲，他总是
不信，直至前几天，我实在被缠得厌烦，才把他介绍给了
俞经理，今天他这样急，一定已经知道了昨天到缝纫机
的事，才打电话给俞经理的……这不！童山凤哭似的声音又
传来了：

“俞经理不在，与你说也一样，你就代我向俞经理求
求吧，妻子的临时工作单位昨天来了个通知，说是业务繁
忙，安排好的人老是不去，影响了社里的业务，如五天内不
报到，就要更换别人了，我八方打听，你们社里昨天到了一
架，行行好，卖给我吧，我会晓得你们的……。”

“哦，知道了。”

“谢谢！谢谢！”

唉呀呀，俞经理没有找到，倒先来了个与我争风的，
但愿俞经理已经将他忘记。否则，他会怎样安排呢？

走出办公室，我就直朝电视间走。因为以前我找袁经
理，逢星期日如果他不在办公室，最大的可能就在电视间。

今天恰好是星期天，不在这里，又会去什么地方？！

我凭着自己猜测，走到电视间的门外。电视正在播放，但音量很低。好一个俞经理，刚到这里，就表现出与袁经理同师傅下山的本领来，我这样想着。

我走进关紧的小门，正准备放大嗓门猛喊一声俞经理。但一推门，使我楞住了。电视室里哪有俞经理的影子，临场的“观众”只有几个职工的小儿小女；他们挺身直坐，一个个小脑袋晃来晃去，看得津津有味。随着我“彭”的一声推门声，他们都回过头来，齐喊了声“叔叔”，随后又自顾看电视了。

节目是电视剧《乔厂长上任》，黑白的银屏上，乔厂长身材魁梧，气宇轩昂地立在高处，向工人们报告着厂的情况，工人们鼓起雷鸣般的掌声，我的心不禁一动，这样的领导可能只有在电视屏上能够看到吧……

电视间又找不见俞经理，那我只得去食堂去找。因为过去那位袁经理，午饭前总是在食堂间忙碌着，不是在炸桂花肉，就是在做小笼。倘逢什么主任、局长、科长等等上司们一到，他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亲自烹饪佳肴，招待贵宾，如今的俞经理难道也会这样？！

这时正好是十点零五分。

食堂的门还未看到，里面已飘来一般沁人心脾的香味……好哇，俞经理果然在这里！……

然而迎接我的却是食堂张师傅。

这一下又使我失望了。

“张师傅，俞经理来过吗？”我一见面就问。

“没有。”

食堂张师傅一边烧火、炒菜，一边笑眯着眼说：

“俞经理，他呀，哈哈，不同了！不同了！袁经理俞经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叫起来也很难分清是在叫谁，可是他俩差多了，哈哈！一个……啊，哈哈，背后不讲他，现在这位俞经理又年轻，又正直，喏，这不是……”

他把眉毛朝前一扬，止住了话头。

“哦，他在那里……”

我走出食堂间，心里很是惶惑，因为自己对领导太有偏见了，把对袁经理的印象硬往俞经理身上套。但我又觉得新来的俞经理也不会使人满意的，真正以领导者的身份，尽职尽责，实实在在做点事儿总归少的，再说，仅仅因为不在办公室、电视间、食堂间，能说明些什么呢？作兴他不追求这些，却讲究别的。

得啦！得啦！我何必议三论四的，领导是领导，职工是职工，桥归桥，路归路，经理怎样，与我有什么关系？眼前要紧的是赶快找到俞经理。否则，即使他同意也可能因为你做事“逆”偏偏对你用一下权，让你哑巴吃黄连。

“……笃！笃！”不远的地方传来钉木头的声音。啊！俞经理不是在里面钉厕所的门吗？一看到厕所，我就想起了先前的袁经理。原来，我们的厕所离食堂很近，职工们对此意见很大，曾几次向袁经理反映，要求把厕所迁得远一点，或者想想其它法子，用什么东西遮遮臭气，但不知道是袁经理很少到食堂吃饭，还是想为国家节约点资金；同志们的正确要求都被他“知道了，知道了”几句话而未能解决。从这以后，职工们都给他一个外号，叫做“知了领导”，意即无论对他提什么事情，得到的回答都是“知了知了”的哼几声。

可是俞经理现在在干什么？他躬着身子，面朝厕所，

面前横着根条凳，凳上放根木头，左脚搁起，踏住木头，左手搭在蹀边的木头上，右手握一把锯拉着。几分钟后，木头断了。他放下锯，挽起右肘，往额头上草率地擦一把汗，又抡起右边的斧子，往手心吐口唾沫，“哧哧”地使劲劈起来：看他这虎势的样子，俨然象位手艺精娴的木工师傅。

看着使劲抡着斧子的俞经理，看着刚刚装上的厕所门，看着他额头上露珠般的汗水，我象失去了知觉似的，距离他六步的地方怔住了。啊！我不该将袁经理给我的印象变成了对所有领导的成见。啊！成见，成见，这是多么可怕的成见哪！

“俞经理，你在……？！”我边走边嗫嗫嚅嚅地说。

他停下活计，把斧头往凳上一撑，侧转身子，对我笑了笑：

“喂，雨阳，我正要找你，跟你商量一下分配缝纫机的事。据我了解，龙岗大队社员童山凤最急需缝纫机，他家的经济条件很困难，妻子还是在两个月前安排好工作，就是为了未买到缝纫机，还一直闲着，是否照顾一下先卖给他？”

俞经理在商量的口吻中明显地包含着群众观点，这是我第一次最无话可说的。然而……唉呀，怎么办呢？我还是硬着头皮，口吃地说道：

“我等了三年了，下个月要……要结婚，女朋友等着要……”

他似乎为难了，皱着眉头，手在斧头柄上抚弄着。突然，他象是科学家发明了一个大自然的奥秘似的，兴奋地说：

“有了，有了，这样吧，这一架先给童山凤买去，你这一架向我要！”

我有点不解，直勾勾地看着他。

“向你？全年计划已经供应出去，这是最后一架，再来，要待明年。”

“保证给你！八天以后。”他胸有成竹地说。

我不相信，他哪来的缝纫机卖给我？他似乎觉察出了我的疑惑，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怎么，还不相信？”说着，他走过来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不能办到的事情我们是不应该随便应诺的，那么告诉



你吧，我在上海的一位表兄，有一架缝纫机可买，我托他买了，一星期之内可以带到。”

啊！我窘了。

“你自己的？”

“自己的东西我才有权做主！至于国家的商品，我们就无权做人情，开后门了，而是应该尽到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责任，特别是缝纫机之类眼前暂时紧张的商品，尽可能地把它供应到最需用的群众手里，对吗？”

“嗯！”我不由自主地应了一声，象法官渎职似的，脸上觉得热辣辣，仿佛刚浇了一碗辣椒水，我低下了头。

俞经理是不知道我此时的心情的，他接着说：

“不必不好意思，反正一样，你结婚需要用，比我要紧，带到后就只管拿去。”

我的心顿时一酸，不知是因感动还是惶愧，我的两眼模糊了：

“不，不！我不要！俞经理，没有缝纫机我也可以结婚，这一架就买给童山凤吧！”……

告别了俞经理，我走在去门市部的路上，这时我的身子是那么轻松愉快，心中的灰暗的颜色消失了。眼前是明亮、耀眼、温暖的阳光。通过今天对俞经理的接触，新的深刻的印象代替了旧的、深刻的印象。而这印象在我的心中是难以磨灭的。

（张岳贵插图）



(唱词)

“四美”曲

刘伊懿

阳光灿烂照中华，
十亿神州传佳话，
“五讲”“四美”象春风，
吹开了精神文明花，
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安定团结搞“四化”。

“心灵美”首先做它到，
思想纯洁放光华，
爱党爱国爱人民，
把社会主义牢记挂，
学习雷锋树新风，
高尚品德人人夸。

“语言美”要记心胸，
注意礼貌讲文雅，
强词夺理不可亲，
恶语伤人不可要，
说话文明是美德，
污言秽语抛弃掉。

“行为美”落实在行动中，

助人为乐不为我，

勤劳友爱守纪律，

光荣传统代代传“四”

多做好事人人赞，

长征路上志气高。

“环境美”也很重要，

美化环境搞绿化，

注意卫生勤打扫，

不乱扔果皮和纸屑，

山河壮美容貌美，

身体健康眯眯笑。

阳光灿烂照中华，

祖国处处传佳话，

“五讲”“四美”象春风，

吹开了精神文明花，

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万众一心搞“四化”！



学习雷锋志不移

(小快板)

冯孝良

我家有个小兄弟，
今年年纪二十几，
身材结实体格好，
就是有些怪习气，
发型难分男和女，
八字胡须留两边，
领下常启两粒扣，
嘴上喜叼三寸烟。
阴天还把茶镜戴，
贴个商标挡视线，
尺二裤脚掠地飘，
步履过处尘埃飞，
自行车当坦克驶，
横冲直撞任意骑，
十五工资十六光，
赚进八百用一千，
上班下班一个样，
纪律制度当儿戏，
学习、讨论打瞌睡，
会后事事有意见，
心中想的一件事，
凡事总是为自己。
他以为：“民主就是自作主，
自由就是随自便。”
有人劝他改一改，

打个响指装鬼脸：

“生活细节小事体，
勿上纲来勿上线。”
爹娘听了直叹气，
兄弟争得红了脸，
邻居碰见绕道走，
亲友见了就回避。
自从开展学雷锋，
精神面貌大改变，
领导找他细谈心，
字字句句动心弦。

“四害”浩劫流毒广，
毒害了多少好青年！
笋未出土先有节，
人要创业靠志气，
同志热情来鼓励。
璞玉雕琢能成器。
竹凌云霄仍虚心，
人有进步更自勉，
爹娘常说苦难史，
吃过黄连知蜜甜。
兄弟姐妹提倡议，
要与小弟比一比，
“五讲”“四美”当准则，
一家争做好青年。
亲友邻居齐相帮，
人人关心小兄弟，

八方伸出温暖手，
四面送来带笑脸。
响鼓不需重锤敲，
灯蕊一拨就吐焰，
小弟立志学雷锋，
献身四化改前非。
身上穿起工作服，
干活一日顶两天，
艰苦朴素记心上，
手中丢掉三寸烟。
头上早把鬓发剃，
唇边胡须也不见。
《雷锋日记》随身带，
欢乐歌声满天飞。
深夜还见灯独明，
正是小弟苦钻研，
明月探窗献殷勤，
夜风敲门促早眠。
人人夸说小弟变，
羞得小弟把头低，
若非春雨洒心田，
小弟今日哭路歧！
千朵桃花一树生，
人有进步靠集体，
万里长征第一步，
学习雷锋志不移！

唱三姑

(说唱)

孔松年

拉起胡琴敲起鼓，
新闻新事唱不完，
别的歌儿暂不唱，
唱曲东钱湖畔三个姑。

各位，这三个姑是三位妇女的名字。第一个叫谭仙姑，第二位叫毕秀姑，第三个姓忻名叫小姑。大家顺口叫她们是“气姑、修姑、笑姑。”为啥要这样叫呢？喏，听我唱来：

先表谭仙姑，现年六十五，
两眼常噙泪，长叹寡妇苦，
你看她，摇摇摆摆难迈步，
瘦得象根苕菜管，
一日到夜哭蹙脸，
开口叹气又诉苦。
说起苦，确实苦，
三日三夜讲勿完，
从小丧母又丧父，
九岁去做养媳妇，
日夜干的牛马活，